



流散的痛苦

今年四月復活節期間，應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的邀請，前往當地主領兩個為來自香港年青人而設的退修會，並在有限的時間內探望了筆者所熟識的「流散」當地的香港教牧及信徒。

「流散」這個詞語，雖然不一定只用於基督徒的身上，但若從網絡搜尋「流散」這詞語，不少網頁如「流散與牧養」、「流散神學」、「流散與召命」等，都是與基督教的用語息息相關。近年在基督教圈子中，也常用這詞來形容近期移居海外的香港人，特別有數以十萬計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移居英國的香港人。

筆者這次英國領會之行，有機會接觸這些「流散」的肢體，雖然時間所限，沒有太多深入溝通的機會，但從交談中也不難發現他們生活上的難處和心靈中的傷痛，比如來自移居陌生地區的生活適應，無論是語言上的，還是其他如孩子入學、經濟壓力、沒有傭工在家協助的生活適應，以及考取車牌等等的挑戰。這些肢體，無論是持甚麼樣的政治取向，他們在香港過去幾年的社會事件中，都感到無奈，感到不被明白、不了解等的傷痛。

另一方面，因選擇移民的多半是年青夫婦，他們帶着年幼的子女離鄉別井，而他們年長的父母，也經受「被流散」的痛苦。老而無依是人生一大痛苦。同樣地，不單是生活起居少了人照顧、醫院複診沒有親人陪同、沒有信任的家人幫忙處理日常文件或網絡資訊等困擾，傷痛更是來自沒有所愛的家人作伴的孤寂，有種被遺棄的感受。

教會也深受「流散」所帶來的影響。有些教會有超過30%的會眾選擇了移民他國，其中也包括了牧養他們多年的傳道牧師，有些肢體因為種種原因，要在臨上機離港前才告訴教會他們正要離開香港及他們屬靈的大家庭，連正式道別的機會也沒有。同樣地，這樣突然大量的離別，不單給教會帶來人力短缺、財政上的減縮、士氣低落等影響，更重要的是主內情誼的互信，也受着很大的衝擊。沒有選擇或沒有條件可以選擇移民的肢體，除了要面對分離的

傷痛外，還要在這樣的情況下額外承擔教會的責任，很容易會從內心的深處湧現出沮喪和無力感。

在流散的大環境下，似乎沒有真正的得益者。但感謝神，我們所領受的福音，往往是在人的困境下更顯寶貴，我們所領受的福音，不是錦上添花的福音，而是傲雪寒梅的福音。初期教會在面對猶太人無情的逼迫時，福音卻因而從耶路撒冷傳到撒瑪利亞及外邦人那裏去；後來羅馬帝國瘋狂地全面逼害教會，但基督教最終在四世紀卻成為這個帝國的國教。今次英國之行，神讓筆者在兩個為香港青年人而設的退修會中看見有很多對信仰認真的青年人——他們投入敬拜，每次聽道都認真做筆記，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圍着講員要問信仰的問題……最後神感動了二十多位的年青人立志奉獻自己一生作傳道！神真的在流散的肢體中作工。筆者在香港認識的一對主內夫婦，他們帶着兩名幼小的孩子，來到陌生的英國，因還未考獲車牌，所以丈夫每天要花四小時上下班，更隨時要受罷工而沒有交通工具影響，但他們仍充滿感恩，比他們在香港的時候更積極關心其他移居當地的肢體，筆者驚訝神在他們身上的作為。

同樣地，現時在香港教會中，雖然受着「流散」負面的影響是鐵一般的事實，但部分教會卻在逆流中更彰顯神的榮美，他們用僅有的資源，積極關心教會身處的社區，成為街坊的祝福，也重新為教會存在的目的定位。這樣的教會，主不單天天將得救的人數加給他們，他們整個教會也充滿了美好的屬靈氣氛，見證着主與他們同在的喜樂。

每一個時代，基督徒都會面對不同形式的信仰考驗，我們也不會例外，有人會在這衝擊下消磨了自己跟從神的心志，也有人採取怨天尤人的態度，整天想討回在世上永找不到的完美公義。但筆者盼望，我們能一起經過這時代的考驗，除了仍帶着不論順逆下都要為主而活的使命外，筆者更盼望，在「流散」的大環境下，我們能彼此祝福，關心那些因「流散」或「被流散」而受傷的家人、肢體、朋友。正如《箴言》給我們的智慧：

人離故鄉漂泊，就像雀鳥離窩四處飛翔。

膏油與香料使人心喜悅，朋友誠心的勸勉也是如此甘美。

你的朋友和父親的朋友，你都不可離棄。

你遭難時，不要上兄弟的家去；相近的鄰舍強如遠方的兄弟。

（箴言27:8-10；《和修版》）